

东坡文化·动态

苏轼主题文物展在琼刮起“东坡文化风”

13081人次！5月2日，海南省博物馆迎来“五一”假期里的客流高峰，其中大部分观众冲着“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苏轼主题文物展”而来。博物馆里，东坡1号、2号展厅的人流络绎不绝，《题王诜诗词帖》页等珍贵文物的展柜被观展的人群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这股强劲的“东坡文化风”在海南吹了三个多月。每逢节假日、重要文物“上新”，苏轼主题文物展总会引来更多的全国各地的观众。苏轼流传不朽的艺术佳作、文学经典启迪了一代又一代人，海南举办此次大展，让文物“活”了起来，让东坡文化、宋韵风雅“火”了起来，惠及大众的精神与心灵世界。

苏轼的世界之广，学界称之为“苏海”。曾经有人这样比喻，如果苏轼是海，那他生活的北宋、滋养过他的家庭就是大陆，给予“苏海”坚定的支撑。在海南省博物馆，人们可以畅游“苏海”，也可以触摸这片大陆。

设在展馆之外的东坡古风集市，极易引起观展者的注意。这里展示了宋

代集市的场景，融合了宋代文人“四雅”、蹴鞠、投壶等风靡了千年的雅俗趣事。

“嘿，我又进球了！”5月2日，在东坡古风集市里，8岁的宋飞鸿蹴鞠玩得亦乐乎。由于他的父亲宋伟是一位“坡迷”，宋飞鸿已经跟着父亲来看了好几次苏轼主题文物展。

“虽然孩子还小，并不一定能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但他很喜欢蹴鞠和投壶，每次过来都要玩两把。”宋伟告诉记者，他把这个展览看作一个大课堂，常来常新，不仅满足了自己品读东坡的“私念”，也能让孩子浸润在宋韵文化的世界里。

走进展厅，宋飞鸿看见展柜里放着几个类似彩色乒乓球的文物，他向父亲询问：“这是什么东西？”宋伟看了一眼文物铭牌，回答道，“这是捶丸，古代的一种球，就像今天的高尔夫球。说不定苏东坡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玩过这种球。”宋飞鸿粲然一笑。

在近在咫尺的文物里，看到苏东坡

的童年，此时，跨越千年的两个时代，仿佛有了一种相通的气息。“这大概就是这次展览的意义之一吧，让我们能更真实地触摸到苏轼的另一种穿越时空的相伴。”

漫步博物馆，不难发现，像宋伟父子俩这样的亲子组合在观展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很高。有的家长抱着孩子，逐字逐句地诵读文物上的诗词；有的家长在展柜前弯下腰，化身讲解员，生动地向孩子讲述东坡的故事；还有的家长和孩子一起背诵东坡诗词……让博物馆成为孩子们的“第二课堂”。

头戴斗笠，脚穿木屐，双手撩起衣摆……在东坡2号展厅，数张不同时代、不同画家绘制的《东坡笠屐图》，让不少“只读其文，未见其人”的观众对苏轼有了直观印象。

泛黄的纸张，润染的笔墨，苏轼被流放儋州时的形象跃然纸上，尽管艰苦，他仍泰然处之。在一幅张大千仿唐寅《东坡笠屐图》轴的展柜前，一位身着宋制汉服的小姑娘正在和画里的东坡自

拍。为了看展，这位名叫石婷羽的女孩特地打扮成宋代女子的模样，她说：“我这是沉浸式观展，体验一把宋朝人的美学，和苏东坡来一次‘邂逅’。”

这次展览对于像石婷羽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同样具有超强吸引力。展厅里，背着双肩包的大学生、拿着相机的“潮人”、穿着各式各样古代服装的“小姐姐”……他们都在这里寻找东坡的智慧。

“我是一位上班族，平时生活工作压力大，碰上像苏东坡这样有趣的灵魂是很幸运的事，我觉得他就像我们年轻人的异代知己。”“95后”的观展者陈祺告诉记者，她一直在学习苏东坡的自愈能力，这让她对生命的感悟更加有“弹性”，“就是有更强的包容性”。

“苏海”之阔，值得挖掘、深读的太多。此次展览的苏轼真迹等重要文物展出已接近尾声，但展览的形式还不能穷尽东坡。经过几个月的“朝夕相处”，东坡已经成为海南群众的“呼吸”，是大家日常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展览虽有止期，但遇见东坡可以一直继续。

东坡文化·漫谈

苏轼诗歌的文化内涵与艺术趣味(四)

从黄州贬谪生涯中解脱的苏轼，万万没有想到，在经历了元祐时期的飞黄腾达了，最终面对的是更加遥远的贬谪地：惠州和儋州。

绍圣元年（1094）初到惠州的时候，苏轼写下这首《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仿佛曾游梦里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第二句用刘邦营建新丰的典故，说明苏轼从理智上能接受惠州这样一个自己从未来过的南荒之地。而从“苏武”两句来看，苏轼已经做好了终老此地的准备，知道回不去北方，心情是不好的，索性自我安慰一下：首先这里是似曾相识，也可以待的；其次，这里会有与自己精神相通的“幽人”，自然会招待我，和我交流，因此且认他乡作故乡，从此不回去也罢。到了第二年四月，苏轼终于品尝了惠州美味的荔枝。他郑重其事地写下一首《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其中说：“海山仙人绂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云山得伴松桧老，霜雪自困楂梨粗。”这里值得注意的还不是“海山仙人”的绝妙比喻，而是“云山得伴松桧老，霜雪自困楂梨粗”，惠州荔枝与松、桧相伴，自然美味，北方的山楂、梨子，困于霜雪，倒反而肉质粗粝了。在惠州，他也写各种食物，如意苕仁，“不谓蓬荪煮，中有药与粮。春为苕珠圆，炊作菰米香”（《小圃五咏·苕苕》），把这种兼具药用和食用价值的植物的形和味，都准确地描绘出来。

绍圣四年（1097），苏轼被贬往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地方——儋州。儋州地处今天海南的西北部，这是真正

的蛮荒之地。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要什么没什么，然而，苏轼在儋州真正获得了内心的解脱。他写下大量的和陶诗，也记录下和海南黎族百姓的友情。尤其是元符三年（1100）他将要离开海南，临别之际，给一位叫黎民表的人写下：“我本僇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别海南黎民表》）古人对于家乡最为看重，苏轼当然是热爱他家乡眉山的，但这里说自己是“僇耳人”，反映了对苏轼对儋州的强烈认同，至少苏轼愿意用文字将这种认同书写出来。这里头，也包含着诗人与逆境抗争，不向命运低头精神。元符三年（1100）渡海北归的那个夜晚，他又写下：“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既是对天容海色的客观描写，也显然透露出对自己遇赦北归和重获公正对待的欣喜。

在北归途中，饱受恶劣生活环境摧残的苏轼感到大限将近。他这时写的诗歌既有对自己一生进行总结的意味，也有看透生死的达观，其诗歌的思想境界可以说前所未见。在临终前两日所写的《答径山琳长老》一诗中，他嘲笑了靠语录续命的高僧鸠摩罗什，嘲笑他看不透生死，他还将《老子》第十三章：“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化为诗句“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真正认识到肉身是一切祸患痛苦的根源，一旦肉身消逝，则无所谓痛苦，无所谓病患，这代表了苏轼临终前对生死问题的大彻大悟。苏轼的溘然归寂当然是令人遗憾的，但他通过诗歌表现出来的精神境界和人生智慧，也是值得近千年之后的我们敬重的。

（本文根据作者方笑一在上海觉群诗社讲座记录稿修订而成）

东坡文化·聚焦

葛洪与苏轼的“双向奔赴”：真契之交 隔代知音(三)

苏轼寓惠诗文带有浓郁的“葛洪情结”

出于对葛洪的追慕，苏轼寓惠期间在自己的诗文里高频率地提到葛洪，让自己的诗文带上浓郁的“葛洪情结”。在这些诗文里，有时把自己比类葛洪，如《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欲从稚川隐罗浮，先与灵运开永嘉。”有时言已学习葛洪的养生之道，如《和陶读山海经》（其一）：“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学道虽恨晚，赋诗岂不如。”有时表达归隐闲适之思，如《和陶读山海经》（其十三）：“仇池有归路，罗浮岂徒来……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有时赞誉葛洪是前代道贤，如《和陶读山海经》（其二）：“稚川虽独善，爱物均孔颜。欲使螭蜥走，知有龟鹤

年。”有时写自己寻访葛洪遗迹，如《过永乐文长老已卒》：“欲向钱塘访圆泽，葛洪川畔待秋深。”有时写自己痴迷葛洪的炼丹术，如《与王定国》：“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羽化，而丹材多在南荒，故葛稚川求勾漏令，竟化于廉州，不可不留意也。”

在《与刘宜翁使君书》中，苏轼说如果刘宜翁“不畏岚瘴，可复谈笑一游，则小人当奉杖履以从矣”，一道去岭南寻求葛洪的丹砂神药，正所谓“不愁春尽絮随风，但喜丹砂入颊红”（《次韵答元素》）。有时表达葛洪踪迹难继的惆怅，如《寄邓道士》：“幽人不可见，清啸闻月夕”。胞弟苏辙亦有同感云：“君看抱朴子，共推古神仙。无钱买丹砂，遗恨盈生编。归去守茅屋，道成要有年”（《送杨腾山人》），感叹葛洪“道成”并非一日可成。

此外，葛洪自号“抱朴子”，崇尚抱朴守真，也影响了苏轼的文学审美观，如钟来因所说，“他（苏轼）崇尚天然、平淡，他崇尚虚静、幽独。”笔者深有同感。

“葛洪情结”让苏轼的寓惠诗文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苏轼《碧落洞》写道：“遥知紫翠间，古来仙释并。阳崖射朝日，高处连玉京。阴谷叩白月，梦中游化城。”相传葛洪曾在此炼丹；《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曰：“欲从稚川隐罗浮，先与灵运开永嘉。首参虞舜款韶石，次谒六祖登南华。仙山一见五色羽，雪树两摘南枝花……朱明洞里得灵草，翩然放杖凌苍霞。岂无轩车驾熟鹿，亦有鼓吹号蛙蛙。仙人劝酒不用勺，石上自有樽罍注。”这些诗作表达了苏轼追求超脱尘世虚幻境界的愿望。

《寓居合江楼》道：“楼中老人日清

新，天上岂有痴仙人。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游博罗香积寺》：“东风摇波舞净绿，初日炫耀娇黄……三山屏拥偕舍小，一溪雷转松阴凉。”想象又是何等的瑰丽多姿。《白水山佛迹岩》：“青莲虽不见，千古落花香。双溪汇九折，万马腾一鼓。奔雷溅玉雪，潭洞开水府。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此山吾欲老，慎勿厌求取。溪流变春酒，与我相宾主。”真是扑朔迷离，真幻结合，有如苏轼诗论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周紫芝《竹坡诗话》引）。苏轼的这些寓惠诗文，沾染了葛洪的仙道气息，真是“别开胜境，另有天地。或奇矫恣纵，壮伟瑰丽；或杳冥诡异，缥缈幽邃；或超远清旷，如天马行空，飞仙游戏，都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假期赛事“连轴转” 全民健身涌热潮

攀岩 两场高规格赛事点燃眉山假日激情

5月1日至5日，2024亚洲少年攀岩锦标赛（简称“亚少赛”）、2024全国青少年U系列攀岩联赛（四川眉山站）（简称“青攀联赛”）两项重要赛事在眉山举行，近千名运动员共赴眉山，开展精彩绝伦的攀岩巅峰对决。比赛期间，眉山日报App连续发布《2024亚洲少年攀岩锦标赛在眉山开幕》《2024全国青少年U系列攀岩联赛（四川眉山站）开幕》《办好两场赛 提升一座城！体育赛事推动眉山“向上攀登”》《多图！超燃！眉山岩壁“芭蕾”精彩回顾一》等系列报道，聚焦两场比赛，带领大家感受比赛的激情。

5天时间，来自中国、中国香港、印度、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马来西亚、菲律

宾、新加坡、泰国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143名运动员、49名随队官员到场参赛。也有来自全国27个省区市的800余名运动员齐聚眉山，在新修建的中国·眉山国际攀岩中心的岩壁上勇攀高峰，上演巅峰对决。

作为国际攀岩联合会亚洲理事会举办的最高级别的少年攀岩赛事，此次亚少赛代表着亚洲少年攀岩运动的最高水平。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设难度赛、速度赛、攀岩赛3个项目，分为U12（10-11岁）、U14（12-13岁）两个年龄组，每个年龄组分为男子、女子两个组别，共产生两个年龄组男子、女子16枚金牌、48枚奖牌。

此次青攀联赛眉山站为期3天，参赛

人数是亚少赛的5倍多，是我国乃至世界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攀岩赛事。比赛选手按年龄分为U7、U8、U9、U11（10-11岁）、U13（12-13岁）、U15（14-15岁）6个组别，每个组别再分为男子、女子组；设置难度赛、速度赛、攀岩赛、全能赛4个项目（其中U7、U8、U9三个组不设攀岩项目），共产生24枚金牌。

两场攀岩赛事无缝对接，近千名运动员共赴眉山，整个“五一”假期，眉山因体育赛事被世界瞩目，展现出“千载诗书城”的独特魅力。超大的建筑面积和岩壁面积、完备的配套设施、一流的赛事组织水平也受到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和随行人员的广泛赞誉。

轮滑 眉山市全民健身第二届城市绿道轮滑马拉松比赛举行

5月3日，眉山市全民健身第二届城市绿道轮滑马拉松比赛在青神县竹林湿地公园拉开帷幕。日前，眉山日报App发布《眉山市全民健身第二届城市绿道轮滑马拉松比赛在青神开赛》，详细介绍比赛情况。

随着一声发令枪响，选手们如离弦之箭，在赛道上驭风滑行，弯腰屈身，起跑、加速、超越、冲刺……轮滑鞋与赛道摩擦发出的呼啸声，混合着比赛场边教练员与观众的喝彩声，气氛瞬间被点燃。

比赛分为男、女成人组（21公里），男、女少年甲组（12公里），男、女少年乙组（12公里），男、女少儿组（7公里）8个组别。来自全省34支队伍的349名运动员，以精湛的轮滑技艺在赛场上争当“追风者”。

“这些孩子划起来特别有激情，轮滑马拉松比赛也很少，所以观看比赛的感觉特别好。”成都游客闫冬表示，赛轮滑，逛竹林，上半场是轮滑马拉松的竞技之美，下半场是竹韵悠悠漫步此间的青神之美。

以赛为媒，以赛阅城，城市绿道与赛

事马拉松融合的竹林湿地公园，就是青神的“体育会客厅”。据悉，青神竹林湿地公园是中国首家竹林湿地公园，也是青神最大的城市绿道全民健身主题公园，占地约2000亩，负氧离子高，适合开展各类有氧运动和赛事。随着全民健身热潮兴起，青神县持续促进“体育+”“体旅融合”多元发展，以赛促旅、以体兴业，将竹林湿地逐步打造为一个集休闲、运动、赛事举办于一体的综合性户外平台。

足球 第三十二届全国中老年足球赛在眉山举行

“五一”假期里，“青神文旅投杯”第三十二届全国中老年足球赛在我市举行。日前，眉山日报App发布《“青神文旅投杯”第三十二届全国中老年足球赛圆满落幕，激情碰撞展现足球魅力》，带领大家了解此次比赛的精彩。

此次比赛旨在推广足球运动，丰富中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全民健身，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支队伍参赛，为广大足球爱好者呈现了一场场

精彩纷呈的竞技盛宴。比赛中，参赛选手们充分展示了足球运动的魅力。

比赛分为男子组50岁以上和男子55岁以上两个组别。赛场上，队员们你争我夺，激烈角逐，争夺荣誉。赛场下，观众们热情高涨，为心仪的队伍加油助威。比赛期间，各个队伍相互交流学习，增进了友谊，收获了喜悦。

经过激烈的角逐，在50岁以上组别，四川绵阳获得冠军、成都联创获得亚

军、四川凉山获得季军，在55岁以上组别，四川德阳获得冠军、云南东陆获得亚军、成都尚乐获得季军。

本次“青神文旅投杯”第三十二届全国中老年足球赛的圆满落幕，不仅展现了我国中老年人群的精神风貌，也为足球运动的普及和推广做出了积极贡献。未来，我们期待更多类似的活动，让足球运动成为连接各年龄层、促进社会和谐



扫码关注更多内容。



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 罗思源 整理报道

主编 周 军 编辑 李泓霖 美编 杨千一 校对 杜沁莲